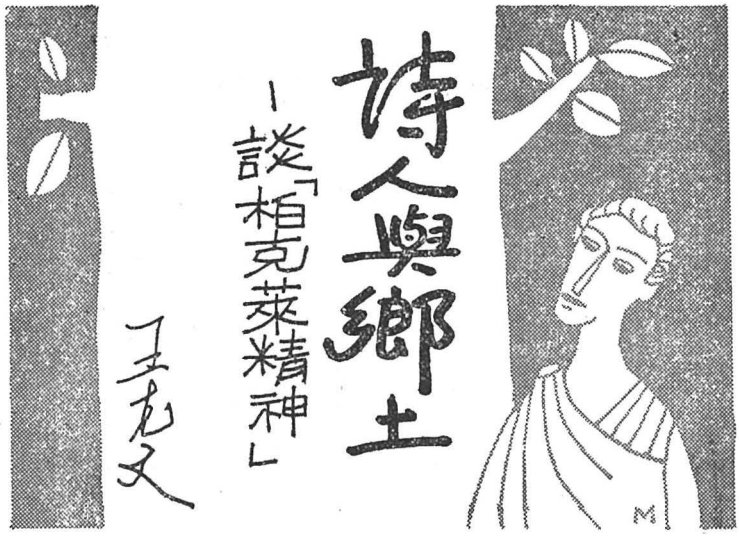

詩人與鄉土
——談「柏克萊精神」

王光文

書　名：柏克萊精神
著　者：楊牧
出 版 者：洪範書店
出版日期：六十六年二月

「柏克萊精神」不是一本內容統一的散文集。嚴格地說，它甚至不能算是一本散文集。

除了自序、後記、附錄和顏元叔先生的代序「致楊牧」以外，書中共收集了二十篇文章，有遊記、有議論、有遊記兼議論、有詩、有懷舊悼亡，更有無從分類的雜文。可謂洋洋大觀。在這種情形下，作者楊牧（葉珊）爲本書的命名就很值得玩味了——到底什麼是「柏克萊精神」？

「柏克萊精神」原只是書中一篇文章的名字。在那篇文章裏，作者不止一次地對這五個字提出詮釋：

所謂柏克萊精神，簡單地說，卽是結合學術研究和社會介入於一體的精神。

柏克萊精神也是一種講究實際的精神……在書本和社會現實之間尋求知識方案的平衡，爲熙熙攘攘的羣衆提供智慧的判斷，……

我樂觀，因爲樂觀乃是柏克萊精神的眞諦。

書中的另外三篇文章：「讀書萬卷且讀律」、「外文系是幹甚麼的？」、「人文教育卽大學教育」在意義上，也可以爲「柏克萊精神」作註脚，因爲它們都强調「知識是力量，但知識不可以禁閉在學院裏，知識必須釋放，放到現實社會裏，方才是力量」，都認爲博大開放的文理科教育——尤其是人文教育——能爲學生提供「人文主義的理想，進取樂觀的心情，和憂患恤人的意識」，從而使學生勇於作一個介入社會的知識分子。就某種角度而言，「柏克萊精神」實在頗似杜維明先生所說的「轉世精神」，雖然「柏克萊」的名字洋味重了些。

這四篇文章是十分精彩的。我們終於看到了詩人楊牧嚴肅的一面，知道他在作詩以外，也以一種積極的態度迎向社會，也以「知識的勇氣」深自期許。然而眞和「柏克萊精神」發生直接關係的，就只這四篇而已。我們多麼希望在其餘諸篇中，看到作者對他所提出的大標準，作切實的履踐；可惜其餘諸篇的特色又不在此。

其餘諸篇以作者的返鄉隨筆爲主，共有十篇，它們是很吸引人的。去國十年有餘（一九六四——一九七五），一旦重臨生於斯，長於斯的故土，作者的感受難免不祇一端；而當他提起筆來，寫下一連串臺灣各地——尤其是他家鄉花蓮——的見聞時，思緒自然更爲複雜，因爲他兼具了多重的身分和多重的觀察角度：他是返鄉的遊子，他是關心社會的知識分子，他是詩人。這幾種觀點都能在十篇文章裏發現，有時候一篇文章同時擁有多重的觀點，不時往復跳躍、游移，却又形成一種巧妙的混合；或許，這正是它們所以吸引人的地方。

先看遊子的楊牧。思鄉之情是這幾篇文章裏都有的。「歸航之二」寫他在由臺北到花蓮的飛機上俯瞰，覺得「白雲也是自己的白雲」，欣慰與滿足躍然紙上。這種欣慰與滿足，在描寫花蓮鄉下、東海大學和臺南古城的幾篇文章中，隨處可見。用這幾篇文章和作者重去異國以後所寫的自序對照，後者娓娓憶敍臺北東門町的景緻，就又透出一股淡淡的愁緒了。

然而遊子並不只是傾吐他的思鄉之情而已。他總記得適時提出一些抒情以外的意見。「歸航之二」一方面對歸國學人嘲弄一番，一方面又對花蓮的工業汚

染表示抗議；「鯉魚潭」不滿觀光生意對自然景物的戕害；「瑞穗舊稱水尾」建議政府在紅葉溪上修橋；「夜宿大度山」詳細地討論了東海大學擴大招生的問題；「又見臺南」則很關心臺南的出版界、古跡和鳳凰木；而「聞彰化縣政府想拆孔廟」更完全是時論。作者談問題的態度是平易、親切的——雖然往往點到爲止。這又是知識分子的楊牧。

這些零星意見中散發着熱忱，可是如果說它們就是「柏克萊精神」的履踐，那麼「柏克萊精神」未免令人失望；因爲在這幾篇文章裏，熱忱遠不及詩意。楊牧畢竟是詩人。他的詩意不僅表現在書中特有的重複句法裏，不僅表現在精緻而注重節奏的文字裏，更表現在那種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的浪漫意境裏。他的詩意太濃，以致他無法追根究底或有系統地討論問題，而多半隨筆帶過；事實上，整篇文章的情調就不允許他深入問題。

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看看作者眼中的鄉土。「鄉土」是目前一個十分熱門的話題，且有越來越熱門的趨勢；作者當時又算是一名歸國學人，則他對本鄉本土的看法，就更值得注意了。我們發覺，作者眼中的鄉土也是很「詩意」的。書中常有一種渴望返回田園和自然的衝動；就像「臺灣的鄉下」一文所說的：

> 老家在花蓮，這是我最引以爲慰的事。每當我在臺北疲於奔命的時候，我會突然對自己說：明天回花蓮去吧！「回花蓮」是我逃避臺北的現實生活之道……

他寧願回花蓮，而不願意作煩囂的「臺北人」。他所欣賞的，正是那種悠閒、樸實、安詳的小小鄉土，他希望他的鄉土永遠保持那份悠閒、樸實與安詳，像「山谷記載」中的山谷一樣——或者，像桃花源一樣——「變得慢些」，甚至不要變。換句話說，作者眼中的鄉土，不過是整個田園與自然的一部分；而作者對鄉土的愛慕，也不過是他對整個田園與自然之嚮往的一部分。這種說法或許不太公平，可是作者的確常以一種理想化了的角度去觀察鄉土，除了對足以破壞他理想鄉土形象的「文明」力量——如工業污染、觀光污染和古跡破壞等——表示抗議以外，他很少再細心探掘別的問題。於是在「又見臺南」中，他嘆息道：「臺南臺南，古老的臺南，可愛的臺南，你爲甚麼不能安於做一個小小的古老可愛的臺南？」工業污

染、觀光污染和古跡破壞當然也是問題，然而和他所揭櫫的「柏克萊精神」相較，那些問題究竟嫌狹隘了些。

「山谷記載」中有一段自衞式的話非常值得玩味：

這樣的解釋也有可能是錯的，尤其在現代，據說我們不宜自以爲知曉鄉下勞動者的心情。例如看到漁火，據說我們不可以讚賞漁火的詩情畫意，應該思想打漁者的辛苦……如果永遠抱着這種偉大的同情心去觀察人生——自以爲是偉大的同情心吧——我們便成其爲更完美的局外人，我懷疑，我們也只不過是局外人而已。

對近來國內文藝界某些大聲疾呼「文以載道」或「文學爲社會服務」的論調而言，這段話是一個冷靜而强硬的辯護。文學的確有其本身的值價，而對人生、對社會作多方面的觀察，也應該是文學的權利。但，這段話可以替其他文學作品辯護，却不見得能替本書辯護，因爲本書並不是一本普通的文學作品。作者刻意選定「柏克萊精神」作爲書名，又在自序中再三强調「文學固然不能變成其他東西的附庸，但文學也不可以自絕於一般的人文精神，和廣大的社會關懷」，應該有其用意；根據這個標準——作者自己提出的標準——來評量全書，我們覺得本書離「廣大的社會關懷」還有一段距離。不錯，作者是作到了「柏克萊精神」的「眞諦」：樂觀，可是走馬看花而不「講究實際」的樂觀——像書中「瑞穗舊稱水尾」和「又見臺南」等文所表現的——終不免有一種社教電視劇的膚淺。

書中另外六篇文章性質不一，而且和本文的討論主題無關，故不置評。不過「我所不知道的康橋」一文，有一段談國外對學術研究環境的重視遠勝國內的話，平心靜氣，態度中肯，頗足發人深省。

無論如何，「柏克萊精神」還是值得一讀。儘管就全體而言，它是不完整和不協調的，但我們樂於發現詩人並沒有忘記他也是一個知識分子，他也應該抱持一種積極介入的人生態度。我們希望這些隨筆非即興偶作，而是新嘗試的開始，我們期待他更進一步。